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道聽途說 卷四

盜僧 池郡章太史道鴻，原籍涇縣。未第時，與涇邑諸生章圖珊，同赴秋闈，卸裝聚寶門外，賃寓雨花寺。精舍宏敞，闍黎數十人，禪房數十所，長老方丈居最後。僧戒章等日唯下帷外廂，長老厭囂塵，蒲團僻靜地，乞毋縱步，致礙老僧入定。約划佛殿為界，越畔者為犯戒。章等雖面從而心竊疑之。

一日，兩人竊窺殿後，落落不遇一人。深入之，迴廊曲巷，直達方丈。翹矚層樓，見髭發露疏櫺間，不覺失聲，為樓僧所覺，乃叮叮出鈿作響，惡聲烈烈如鴟鳴。章圖珊膂力雄悍，膽勇不畏僧，因連聲呼：「禿奴下樓，一角勝負！」僧亦聲喝呼章上，謂：「送死鬼，是自投羅網也！」

圖珊思欲用武，而苦無器械。覓僧廚有巨刀，鍵環臥板上，蓋截蘆葦以資爨者。抽鍵取刀，踏梯飛奔以上。僧不虞其驟至，倉卒不知所御，急閃藏窗檻下。圖珊舉刀，用力猛砍，斷僧臂如削瓜，而臂與窗扇俱墮。僧隻手益不能支，躍身透北牖以遁。

二章搜秘室，得四麗人。眾闍黎環跪請命，章曰：「苟聽吾教，建功以贖罪，不鳴官可也。今孽僧竄走，亦遺患也。汝等急往覓市廛，凡涇人之賈於建鄴者，悉延請偕來，同捕賊渠，無俾漏網焉，斯可矣。」僧眾受命出，號召通衢。集涇商數十人，追僧至江上，詎僧已鐵鎖郎當而回。

蓋僧方慌竄江濱，覓舟求渡，而舟有乾捕在焉。時因龍津巨案發，圖繪盜形狀，踩緝綦嚴。及見僧一臂折，疑而察之，即逸盜之披剃以圖免者。乃械送縣庭，鞫而置之。所匿四麗人，各詢其裡居而遣之。

籀園氏曰：儒服之中，往往力不舉難，然亦未嘗執此以受厄於人。章圖珊之強有力，其傑出者也；而卒獲此不時之需，豈真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乎？惟是賊禿奴之為盜殺人，罪坐梟示，若殺於章圖珊之手，只立決耳。觀於此，似覺天報之果有間不容髮者焉。盜僧住持處，至今猶在。癸卯歲赴試白門，見其寺僧為鄰人誣奸嚇詐，耗費數十金，方得無事。強弱之不同，不能無今昔之感也。

趙南中

邑人趙南中，生明末時。少讀書，頗負才名。屢試童子不售，因而放誕不羈。擁中人之產，出入煙花中，揮金如土，積私券盈尺。漸與無賴子相識，多攫取倘來物，以供冶游費。

趙有舅氏，邑之富人也。一日，收債券數千金，積於家。為趙偵知，與諸無賴謀，各握兵，夜入其室劫取之。舅被盜，鳴官踩緝，而察知趙為盜內應，以告趙父。趙父曰：「固久知畜產之非人矣！今所為若此，安可再事優容哉？」於是，設謀定計，將殺之以絕後患。趙有寡孀，素篤愛趙，每有大杖，輒為袒覆。及知趙父謀，遽泄之於趙，使速竄，趙乃與群盜俱遁。

風塵浪跡，轉徙至閩。浮家南台江，縱意揮霍，瞬息將告瓶罄。聞某村富翁家，貲財充牣，比跡石崇；綿亙室廬，儼然金谷。其宅四面窪水環繞，東西南朔，各啟一門。晝日架長板橋通出入路，夜則斷橋以絕人往來。健奴善械者數十人，專司邏守。

趙欲劫其家，而不敢輕發。乃廣結土人之能盜者，伺得其便，編竹為筏，相率夜渡。分半與健奴對仗，半則持刀裂扉，闖入內室，分頭搜括，燃火燧如晝。適趙之所入，乃富家女公子妝閣也，洞房整潔，陳設精良。趙此時意不在物，啟繡幃，見麗人亂頭殘粉，裹錦衾怯坐，嬌情若西施病態，慚怖不敢仰視。趙惑其貌，亂之。

時趙假髭鬚，塗粉墨，人面不知何處，然兩手兜羅錦軟，指爪纖若春蔥，甲長寸許。女曰：「君非盜也，必士人之落拓誤從盜來者。」趙問何由知為非盜，女曰：「以手知之也。實告我根柢，死尚可救；不然者，無生矣。」趙以籍貫告，且言身本書生，落魄無所歸，寄跡綠林，情非得已也。女曰：「君分不死。是宅四圍皆水，來者不可復脫。汝黨雖眾，終必不支。來時鼓銳湧進，故不虞過涉之凶；至懷金求遁，則力倦神昏，就深就淺，無不成擒矣。妾身既為汝污，義不可以更字。汝其淨臉易裝，吾父且至矣。」趙從其言。

俄頃，富翁至。知女已失身於趙，所言悉與女同。遂以錦帆興霸，作東床右軍。而巡夜健奴，以盜勢甚猛，急舉火燒燬盜筏。盜以歸路絕，投水亂竄，邏者就而擒之，無一漏網者。趙以儒雅，得岳翁歡，遂盡赦諸盜而降之，授以杖，養為水門監者。

未幾，值崇禎甲申之變。盜賊蠭起，四郊多壘。趙藉富家資，團集數千人，建義旗，為保鄉計。一時失業者，皆相率來投，日益繁盛。趙部分措置，各盡其宜。軍行整暇，紀律嚴明，器械精良，芻糧足備。鄉閭土寇，無不望塵斂跡。趙南中之名，赫然噪於一時。王師入閩，趙以投誠授陝西按察副使，分巡寧夏兵備道。

籀園氏曰：古來以盜投誠，卒為名將者，代不乏人。明末盜起，所至皆是。趙南中以文藝不售，棄正習邪，遂稱雄於綠林，卒之時平世定，投誠為顯宦，趙誠無負於父矣。乃父以其不材而放之，富翁以其可用而收之，非乃父之明不及富翁也。義方之訓，固當如是耳。苟行不義，雖為顯宦，猶當屏為棄子，況其為盜乎！

張百順

張百順，永安人。攜其子小寶，旅居江左，販匙鎖刀剪為業。張年五十有奇，子亦弱冠，勤慎慳吝，未有錙銖浪費。蓄積二百餘緡，將歸永安為小寶完姻。父子生長水鄉，習慣篙櫓業，因買得一小舟，捆載所有，刻期解纜，父子駕運以行。

沿途戒備甚嚴，舟近大通界，斜日猶紅，風不甚利。誠恐晚行吃險，因而未晡先停。就小港內蘆葦叢雜處，釘檝束蕪，以待後至者。詎意諸船銳進，盡趕大通停泊。暝色已上，煙水淒清，孤影徬徨，別無鄰舫。父子挑燈相對，促坐含愁，夜半不敢就枕。

忽聞水聲拍拍，有槳板驅波進港。父子驚惶，面無人色。方議杜門加鍵，而長臂漢已提大砍刀立船頭，自稱「老阿爺」，呼：「無頭鬼速出艙受刃！」張父子無所為計，惟有彎雙膝，跪船頭，叩首連連，何啻百搗。盜曰：「姑寬寸暑，容汝寄頭項上。但須自運箱籠，過船奉獻。苟匿寸縷，是自乾不赦矣！」張奉命惟謹，罄艙歸盜，又叩首謝活命恩以退。

父子連連對泣，空手無以言歸。幸扁舟尚在，計將鳴榔擊楫，欸乃山水間，以糊兩人之口。小寶曰：「似此瑣瑣，何時發軔？世間富家翁，田連阡而金塞庫，非有人餉金而天雨粟也。昨者之所以被擄，乃為其所詐耳。使兒仗三尺劍，於黑暗中取巨金，亦易如反掌。何似徒守一槳板，永無展足之日哉！」於是父子遂相謀為盜。顧無所得利器而用之，覓船中，獲一短柄斧，淬厲而新之。

是夕，蕩槳江濱，淡月朦朧，連延數百艘，無從插足。望隔江煙景中，一星幽火，不絕如豆，掛席西駛，瞬息而至。執斧越船，聲喝一如前盜狀。舟人子皆俯伏請命，遂盡得其所有以歸。驗之，即前所被劫物也。乃慨然曰：「以人面取富，積之十年而不足；以鬼面取富，收之一旦而有餘。今而知取富之道，唯暮夜中有捷徑也。天下豈有真技哉？尺寸之刃，其在人手，則我畏人；其在我手，則人畏我耳。」

自新錮一試後，每日夕輒為之技養。然而桅檣林立，燈火俱明，徘徊觀望，無隙可乘。唯叢船半里許，有滿江紅遙艤其後，並非別港孤另處，特與眾船不相鱗次耳。夜盡三漏，窺伺者久之。艙內銀缸不燦，聲息俱無。小寶撩袖先登，以斧扣舷作響，厲聲呼舟中人出納命，並無應者。百順隨登，父子洵洵，備諸狼狀，而舟人之不應如故。探首艙間，雙扉僅虛掩，黝黑無所睹。兩人俱入，伏兵猝起，並為所縛。

蓋其船乃捕盜兵船也。當小寶扣舷時，俱已四伏暗陬，緮索交備。二張自冒昧，適墮於術。明日，械送省垣，鞫其情，業係再犯；且喧揚聲喝，意無顧忌；持斧闖入，有劫取情。雖未得財，仍當律以江洋大盜，父子皆論死。

王祚

邑人王祚，挾重資行販穎、亳間。過巢湖遇盜，旅橐蕩然，僅以不死。落薄不得歸。

偶一日坐哭路隅，有老人過而問之曰：「吾視子春秋正盛，強幹有餘。何事不可任，乃徒作楚并之泣，胡餒喪至此？」祚曰：「巢湖之上，業商者再世矣，從無劫掠之患。昨由廬江掛帆過此，朱提百鎰被擄一空。流離瑣尾，弔影淒然。資本非所敢計，但得無丐竄異鄉，則當燒門大香，謝神靈之援救也。」

老人曰：「子何姓？」曰：「王氏子也。」老人曰：「得毋為王祚乎？」曰：「然，抑何自識之？」老人曰：「五年前壽春旅中，有醉叟失足墮冰下。子拯其溺，而又解衣衣之者，即我是也！」祚乃悟。老人曰：「可無慮也。」探懷中，出香一炷，授之曰：「來日四鼓後，燃香插篷背上，鼓柁南駛。向行三十里，有相呼以姓者，則應之曰「諾」，當效綿薄也。」王如所教以往，得贖儀百鎰，吳棉百包。

既歸，或市棉一包去。迨夜且復來，求市甚切。祚心疑之，謂棉非緊急之需，夜半而至，必有異也。解而視之，白蠶滿中，祚於是稱巨富云。

董世球

太邑鄉民董世球，與其弟均並舍而處。居無村落，惟一蘭若曰普濟庵，相去不半里，即比鄰矣。二董俱彩山貨煤為業，勤於所事。恒以五更出，以昏暮歸，家道僅堪自給。

惟世球妻郭氏，私於庵之住持僧福海，藉香火資，頗有蓄積。均妻施氏，其姑於襁褓時抱而乳養者也。年甫七齡而翁姑俱逝，郭實撫之，通頭纏足，固未嘗不費心計。然而喚飯呼茶，役使若婢，亦非真能以兒女心待施也。

施年十六，均已及冠，因而略具床帳，俾諧花燭。施既成人，笞罵漸以不受；況心薄郭氏之行，以故妯娌間積不相能。有田數畝，相與析而二之，各立門戶，自為生活，但田捨家室廬淺隘，爐灶雖雲另立，而耳目切近，指桑罵槐，彼此葛藤，仍所不免。

郭氏以施執不附己，日短於世球前。世球教弟黜施而更擇良匹，均第口諾之。時或偶加鞭楚，無過為兄謝責，果非有怨於施也。球每見施，輒生嗔怒。施或聲辯，則杵石交加，日以為常。海闍黎垂涎於施，屢次挑之，每為施所痛詆。以故海於世球前，亦多簧鼓。

一日，均劣貨煤遠出，施方錚錚彈棉於中庭，世球受郭教，調施脫略世故，乖隔人情，以致衣食不豐，家計多累，兩家同此祖業，何獨不如大姆。施曰：「妾委姆訓，拙於妝飾，蓋亦生性不敏，非梗化也。嘗中夜自愧恨，不能博一綠頭巾，為乃弟作封誥，致使縮縮無以步伯氏後塵。然亦乃弟左性，普澤庵海師父喜周恤貧人。伯氏工於媚世，善窺慈悲人君睫，頤指氣使，乃心貼然。故得常沾法雨，坐享溫飽。窮餓漢與伯氏同胞，偏別具一付肺肝，不第自失逢迎，兼不喜妾結識高雅。其所以忝祖宗而墮家聲者，乃弟實多乖繆，其故豈專在妾哉？」舌鋒銳厲，大為世球所不耐。憤袋中燃，火星迸裂，索杖無所得，視施手所執棉錘，亦利器也。奪而還擊之，不中；再擊之，顛，猶滿口喃喃，攘臂掙起。球又逆而連擊之，頭破腦裂，登時斃命。

深山窮谷，人跡隔絕，施氏之冤，迄未有知者。因火化其屍，以其灰燼雜煤屑中，貨於遠村，為熟識之無賴子楊汝明所買。楊熾炭圍爐，於煤屑中得焦骨一片，亦姑棄之，不以為意。施氏外家零落，一弱弟僅存，名曰興兒。球既焚屍滅跡，乃托言施以反目之故，昏夜竄出，繆捏虛詞，往訪於興。興第言姊未來歸，亦不解更究其他。

興有從叔某，與楊汝明有葭莩誼。偶踏雪過其家，促膝煤爐，談及均婦夜竄事。楊曰：「昨董世球來貨煤，未言均婦竄也。但其神色沮喪，辭氣憤慢，是有心疾者。」某曰：「均婦乃吾先兄之女，父母雙亡，久不歸寧。但兩小無猜，婚後亦甚和順。女非刁悍者，夜竄之事不無可怪。」

時方攜箸撥火，忽得弓底半鉤，雖焙炙黝黑，而蓮瓣分明。楊曰：「是何纖瘦乃爾？」某曰：「人唯自愛。吾兄只有此女，乞養於董。其姑早喪，少小無人經理，乃能自緊足纏，鳳頭之瘦，工於伯氏多矣。雖然，煤火於林莽，閨閣中物抑何由而至哉？」楊曰：「是則可疑矣！昨於煤屑中，獲有焦骨，既棄之矣。」乃蹤跡得之，檢視滋惑，益窮索煤中，復得大小骨三四枚。某曰：「均婦之死必冤！此即王婆謀殺武大之術也，請留骨與煤，以為他日干證。」楊曰：「施興少不更事，君當首之。」乃召施興，告之故而鳴於官。

郭懼，密與世球謀。招均至，給之曰：「施氏不良死，不足惜也。第死者已不可復活，案若實承，法當論抵，雖罄產不足供縲繼之用，於弟亦何所利？不如弟因以殺妻自任，義係親夫，無干法紀。案獲搪塞，當為弟更擇才貌並佳者，以為改弦之張。我夫婦並無子女，專待汝生男，以延兩家祧祀。則凡兄有一絲寸縷，皆弟物也。弟其熟思而審處之，切勿為無賴子所蠱惑，則獲福多矣。」均信之。

及邑宰檢骨鞫問兇手，均遂銳意自承。按以無故殺妻，又復毀屍貨骨，慘毒已極，均遂論死，嗣是，世球兼收均產，而家益肥饒，不復貨煤矣。

星霜凡七易，有霍輝卿者，徽郡富家子，以擅風鑿、覓牛眠，投趾世球家。旅居半月，與郭氏通。流連纏綿，久不言歸。僧海格於耳目，足跡多疏。時或瞰霍他出，一續鴛盟，不復公然敲月下門矣。論郭馬齒加長，縱使修飾精工，趨承加意，要是殘春花柳，何遽惑人之深？只以孽緣前定，冤債當嘗。霍既情人眼底，真果西施；郭亦覺天下自有男子，若球、海輩直狗彘耳。

兩情愈久愈密，郭常唧唧語霍，有從而終焉之志。霍曰：「有世球在，去留豈汝自主？」郭曰：「球或不從，將遂已耶？」時海闍黎購一雛僧，號智能，極穎慧，日盤桓於郭氏處。郭與霍皆鍾愛之，以其善希人意且戒於口。故即閨房衾枕之私，亦無所避忌焉。球知郭氏有琵琶別抱之志，而郭亦數以其意明告球以求去。球方以郭為奇貨之居，一諾更重於千金。所由好合之期，遲遲未決。

計均夫婦之死，至此已及八載，興嘗夢均謂己曰：「八年後，餘夫婦之冤，當獲報復。」因以告其叔。叔曰：「若妖夢可憑，則今茲其時矣。吾當往觀其變。」乃假覓生計，投僧海庵中，實為傭工焉，亦時往來於世球家。

世球以霍生之謀奪其妻也，怨之。嘗諄語於僧海前，而泄郭氏請嫁之意。海忿霍甚，亦恨不得其皮而寢處之，遂教球曰：「子盍以不文辭，而使霍生創立婚稿？因挾其筆據，以為涎色奪妻之證，則霍之黃白，可要而取也。苟梗而不與，則以奸撤訟，其罪亦無可逭矣。」球聽其言。

一日，郭又請去。球即以所教應，果得霍生手稿，乃執而索其金。霍知為球所賣，姑佯諾之，而陰與郭謀。郭曰：「事急矣，不有勝算，二人之內，尚足為世球食乎？然世球非能為此謀，必僧海教之也。智能其知之矣。」抵夕，智能至，啖之餅而問之。智能曰：「所謀非所能知，但日來世球與吾師甚昵，喁喁耳語，必有所作。」郭曰：「信非僧海，莫予毒也已！」是夜，郭與霍飲世球酒醉，而鎰殺之。因匿其屍，謀欲移諸庵中，而嫁其禍於僧海。

明日，招庵之傭工施某來。郭問之曰：「施婦之死，有怨我者乎？」某曰：「何於大姆事？雖然，董大伯安能辭咎哉？」郭曰：「世球之殺弟婦，抑僧海潛之耳。」某曰：「知之，而恨不能報也！」郭曰：「世球已遭天譴，昨晚投縲矣。然而人言可畏，不敢泄也。今有可以報僧海者，而有求於子，子其許我乎？」某曰：「仇怨相尋，但有用某處，無不效命也！」郭以移屍之謀告，約夜靜時，山門外有咳者，則咳而應之，因啟關焉以納我。某曰：「諾！」是夜，兩人將球屍至庵，某即開門接入，相與覓佛座下，發磚坎地而瘞焉。

明日，傳世球夜出，已再日不歸，遍戚友而蹤跡之，未有音耗。世球經營財貨，多與僧海合手；郭遂架詞控海，稱世球挈金百鎰，夜詣海庵，遂以不反。而陰教智能供，謂他日詣公庭，當言僧海殺世球，而埋屍於佛座下。

牒上，邑宰拘海，以智能稚齒有直言，乃並及智能。智能所供，一如郭氏教。宰掘佛座下，果得世球屍。及鞫傭工施某，某言：「殺人所不知，而海與世球金帛往來，其事固常見之。」宰以屍與干證俱實，遂刑逼僧海成招。海不能忍然於霍，乃並扳霍以奸。卒科海以妒姦殺命，而郭氏以導奸為殺致親夫之由，罪亦論死。唯霍生上下夤緣，得薄懲以杖。

案結，霍德智能之袒己也，且係髻齡，尚未披剃，因納以為己子，而擇陳氏女為之配。考其生庚，則智能之生，即均死之日；陳女之生，即施死之日也。噫，輪迴之說，其果有之歟？

籙園氏曰：天下不盡無氣男子也，乃一頂綠頭巾，反洋洋得意，以為此其中有富道焉。不知夫誨淫之禍，顛倒百出，身且不保，富於何有哉？或者曰：「郭氏以淫見殺，施氏以不淫而亦見殺，安在婦道之貴不淫乎？」非也淫之所以禍人，有鄰於淫婦者而亦無不見殺焉，則莫非淫之為禍烈矣！

蓬頭婢

鳩茲地有陳某者，家徒四壁，以彩山度日。一日，薪已得售，從買薪者詣錢肆取值。適肆主方持鋏剪截一銀錠，用力猛激，半錠飛落肘後。遍地搜尋，不省彈落何處。陳歸，於短褐破裂處敗絮中檢得之。秤重二兩有奇，因而買綿裝沃，衣履頓新，無知其金之所由來者，僉以為獲窖金矣。

其舅氏王某聞之，戒陳曰：「窳金，吉物也。遲動一月，多延一代。慎毋以薪米之故，便揮霍也。晨夕所需，吾當助汝。」遽出青蚨十貫，令且將去作用度：「後有缺乏，便即來告，無不汝濟也。」又以甥年當婚，乃為倩媒議聘，將選婚於富翁劉某家。

劉家侍婢十數輩，有蓬頭婢以貌寢，屢為擇婦者所摒棄，而已年逾廿五，當嫁。婢因勤於厥職，為主母所信任，零星攢積，得白鏹一囊，約可五六斤。聞有獲窳金者來相婦，自知難於入選，思欲行賂，乃謀代司閩者守關。伺陳至，舉囊金以獻曰：「子能婚我，則受此金焉。」陳曰：「諾！」因懷金以入。王先待於室，翁為盡出諸婢，粉白黛綠，幾使目迷五色。陳悉棄之不顧，至蓬頭婢，則曰：「此固宜家之婦也，真吾妻矣！」遂定盟下聘，諧鳳卜焉。

陳得婢金，事事無憂拮据，則儼然富有窳金者。居數月，未見金藏何處，婢疑其秘也。叩之，陳笑而不言。婢思掘金處雖重加掩蓋，其土不堅，沃水易入者必其地也，因伺陳出，遍索房中，以水試之。惟臥榻下，水至趣涸。掘土未及數尺，燦燦然見朱提焉，復封志之。俟陳歸，迎而笑曰：「藏金之密，子不泄於我，而我已掘得之矣。」陳曰：「汝知其金，固安在耶？」婢曰：「臥榻下耳。夫婦之好，有事當相告，誰盜汝金者，而小心乃爾？」

於是出金營運，多設坊典，置膏沃。第宅宏敞，婢僕滿前，蓬頭婢居然富家主母，心廣體胖，翠繞珠圍，氣象為之一變。遂認劉翁為假父，慶弔往來，親如骨肉。婢嘗語人曰：「笞罵之時，吾豈望有今日哉！」或謂鳩茲雞窩裡之名，即婢之所由來也。蓋以婢之蓬頭，狀如雞窩焉，故名。

籙園氏曰：蓬頭婢之得夫，夤緣得之也；蓬頭婢之得金，剽竊得之也。一旦得志，則昔之奴隸，今之賓客矣。人情如此，又何怪世之求富者不遑擇術哉！蘇季子云：貧窮則父母不子，富貴則親戚畏懼。有善謔者，反其詞曰：富貴則父母不子，貧窮則親戚畏懼。使蓬頭婢而潦倒無髮跡時，即髮膚受之，劉翁且將不顧而唾矣，況其為青衣之賤婢乎？吾為貧窮者痛聲一哭，吾為惡貧窮者又鼓掌一笑。

呂四娘娘

長洲民婦姜婷婷，其夫張品新，為富家園丁。每一月再至其家，至則必三日留。婷婷私一玉器鋪賈劉德遺，園丁至家，輒故意尋釁，絮聒百端。張不能堪，歸跡漸疏。

姜住河樓上，隔岸為湯氏廬舍，望衡對宇，彼此床榻可以互睹。湯名四寶，常外貿。其妻呂氏，人呼為「四娘娘」，年近三十，綽約如處子。有鳳岐飛者，無錫人，湯僕也。雖處分卑，而二十以長，發斑斑半白，性樸訥，不能任繁重。湯以其拙且老，無所嫌忌，使從四娘娘周旋家政。無晝夜，皆得出入閨闈。

偶一日，呂與鳳俱憑窗檻窺簾外，顧見對樓上，婷婷與德遺方效于飛。兩人神注移時，相視俱笑。呂凝眸故作嗔態，手犯鳳頰，唾曰：「污眼事，誰則堪此！吾享高枕去矣，汝饑涎不耐，何不詣對樓乞殘羹焉？」因就榻假寐。鳳進步趨之，呂遂失貞焉。嗣是，歡情之適，篤於伉儷。意欲永偕鴛侶，只以迫於名分，遲遲未快。

明年，湯歸。呂銳意絕湯，諛語之聲，晨夕不輟。湯或啟口，則指爪交厲。問所欲為，答以「求去」耳。湯懼丑聲外溢，且親誼律重，事敗關兩人生死，強自隱忍，授呂休婚書，令遠遁自全。呂得書，盡室囊括，服御釵釧，計值數百金。隨鳳俱竄。

皇皇無所棲止，鳳言其先世遺有商業，親屬半在維揚，其地可投也。掛帆西駛，行抵鎮江。鳳告呂曰：「此去維揚，近在咫尺，而鎮江多我戚友，且有借券可索。待摒擋一切，方赴揚州也。」乃停棧賃屋以居。鳳奔走市中，凡數日無錙銖入囊，竊喃喃嗟怨，謂：「遇事蹉跎，戚友皆遠出，惟有徐俟其至。」異鄉萍寄，度支拮据，漸典簪環，以供故爨。呂屢催渡江，鳳以債券無著，未肯遽行。

淹滯幾半載，而所謂戚友者，愈無音耗。鳳因言：「枯坐略無營乾，謹藉資庫謀生，勢將不濟。昨鄰家子條陳方略，稱其親串多豪富者。若得一二百金作貲本，約數人成樗蒲局，獲利當不止倍蓰也。」呂信其說，出金珠質得百餘金。鄰家子廣為援引，暢賭梟雉凡三晝夜，破格贏餘，子過其母。呂甚欣躍，以為斯計良得。又半月，累累者俱為星散，更欠博徒金百鎰有加焉。鳳謂勝敗亦兵家之常，當更假奩貲為孤注，以冀珠還焉。又半月博，則又盡之。鳳猶執不肯罷，而博徒無至者，其事乃寢。

合計衣飾存者，不過數十金。呂聒鳳行益急，乃買舟渡江，直抵維揚。問鳳商業，蓋子虛也。因費數金，稅屋城西，草草停趾。遷延積歲，典質一空。居停主人索租金不得，迫使他徙。鳳計窮，隱與媒媼謀，貨呂另醮。謀泄，呂呼天搶地，幾不與鳳俱生。鳳不得已，乃攜呂覓旅店投趾。

店主婦操吳音，髻長曳腦後，不作燕尾妝。脂粉停勻，眉目楚楚夷人，似曾相識者。察之，即前住對樓之姜婷婷也。婷婷因與劉賈密，亦叛夫俱遁。至維揚，苦無長業，乃僦屋作逆旅主人。彼此相見，居然他鄉故知，挑燈竟夜，同話衷曲。呂數泣下，婷婷勸慰之。自是羈留月餘，供給無缺。

姜每導呂以錢樹之術，言：「事已至此，疇能以拗性自誤？惟當宛轉從權，待腰纏既實，則行止由汝。餘初至此，幾與丐姿同狀，竊思不自就濁流，別無生路。今衣食頗贍，家藏十數籠，豈無因而至哉？」呂執不從。鳳知不可為，乃棄呂竄去。呂望鳳數日不至，往往飲泣不食。姜引豪家少年，相與談笑，故示歡好，以賣弄輕薄，期以蠱呂。呂終不為動。

姜立念欲陷之。一日，呂出禱廟，姜乘間取其鑰，使不戒於戶。夜縱少年入其室，呂狂喊無應者。少年探其帳幕，則黏連一氣，無隙可投。蓋呂於每寢時，必縫合之以自固也。少年因告呂曰：「我非盜，乃城南富者。婷婷，我之素識，日來與卿數觀面，應略識梗概。知卿身當苦難，故思一援手耳。鳳老狼子野心，無可眷戀。卿能自悔，則回頭是岸矣。」呂曰：「子暫信美矣，抑子南夫也。」少年曰：「湯氏子獨無琴瑟之情別？」呂曰：「眾人、國士之說，不唯俠士，閨閣中亦是也。無煩噪聒，妾懷刃在此，不速退，與君俱斃矣！」少年曰：「是真不可訓也。」連呼「負負」而去。

姜知其計不行，乃謂呂曰：「卿真鐵心石腸哉，今而後吾知所以敬子矣！」嗣是，姜室或有坐客，未嘗一令呂見。唯簾櫳寂靜時，則招呂共話，善窺呂意，所論多中窳窳。姜嗜洋煙，時或一燈相對，姜以煙進，呂輒拒之。姜言：「偶一吸食，豈便累人？但紓困倦、解煩悶耳。且吾拋家千里外，舉目無親，得一故鄉人，無殊骨肉。子年長吾四週，當姊事之，從此締盟，可以同胞相視。脫兄弟行有目矐足斃者，能任其飄零無地乎？況囊中儲積，皆倘來之物，閉之不祥。吾非守錢虜，一煙之供，當無虞不給也。」

由是，一試再試，兩月之間，漸為洋煙所陷。戀戀燈側，習慣成癖。偶自思日費浩繁，婷婷雖口不言錢，然天下手足之親，猶往往以阿堵物致生嫌隙，況在陌路，可終待乎？向燈咒誓，謂從此嚴受戒香，斷不為送命燈再作青眼。而時至輒憊，欠伸一呵，涕淚交作，有非刀鋸所能禁者。

魔纏既已沉痾，動止自增嬌懶。一日，婷婷他出，設燈不具煙。呂自臥燈之左側，目沉沉半入黑甜。客有蘇三少者，肌膚白皙，狀貌豐腴，來臥燈之右側。探襟內，出五色彩絡。絡有銀縷纏絲小籠，啟籠出盒。盒三疊，工巧絕倫。呂再啟睫，略一展盼，

仍暝睡若無所睹。蘇視呂鬢髮蓬鬆，而玉容嬌媚，海棠春睡圖無此動人也。以受婷婷囑，未敢唐突西施。

煙方三四噴，姜自外人，問曰：「王嫗何往？」蘇曰：「甫來未睹也。」姜乃倚呂左側坐，蘇炮芳膏以進。姜斜臥，伏呂肩就吸之。呂欲起讓姜，姜按其肩不使起。蘇再進煙，姜顧呂曰：「汝吸此，想饑涎不耐矣。」呂亦吸之。由是識三少，日三御燈，皆三少供給。久受資仗助，心竊感之。姜或苦客繁，則假呂室以款三少，呂不之卻也。閒寂蘭房，往往共燈終夜。

一夕，姜與蘇、呂同臥燈側。姜問呂：「三少何如鳳某？」呂曰：「狗彘之類，豈可以人比哉？」姜曰：「日聞三少言，與汝略無沾染，何清潔如此？」呂曰：「其事良然。然非妾務潔也，無鹽之姿，不足以侍巾櫛，是以棄之耳。」姜曰：「唉，三少非雙盲者，咎必在姊也。今夕願以月老自任，為兩人執柯。後有寸進，須無忘作合也。」乃牽呂臂，就枕燈左；更挈三少附呂背，加頤壓鬢以臥，已則調煙燈右，以給奉兩人，百計挑弄之，四漏始去。

是夜，兩人方同衾枕。由是，凡設酒筵，有三少在，則呂必入座。漸與酣飲者門口，辨識人益多，因而臥榻之側，不禁他人鼾睡，遂居然操煙花業矣。歲餘，而舊日奩資全獲興復。厥後鳳岐飛以目眇丐食揚城，往來呂院前。呂憐之，猶時時給以衣食。

籀園氏曰：婦女非能知書，其於道理一節，既無由見得到，斯不免唯情所感耳。乃天下事多有甚不可解者，此隨園老人所以深信夫佛氏因緣之說也。顧觀世人所慎於閨闈之間者，往往忌智能，不忌樸拙。殊不知智能之士，所至最易炫目，作合良難；況既寸衷明瞭，期不能無顧慮心、慚作心、陰鷲心。雖其人非甚君子，而動有關礙，勒成其為君子焉。若夫樸拙者，人既不作防閒，己又無復心計，昵近之久，奸私生焉。呂四娘之於鳳老，亦猶是也，眾人國士之說，特強詞耳。不然，何其後卒操煙花業哉？豈非入室之謀太驟，而三少之漬以漸乎？鯀魚之處濕，不病於瘳；莊獄之久居，莫求其楚。習慣成自然也。古賢母之擇鄰而處，亦防其漸而已矣。

姚崇愷

桂林人姚崇愷，從其父貿易漢陽。年及弱冠，靈樁失庇，所遺鋪業，約值四百金。愷以習慣人情，克承先業。

漢陽風俗奢靡，女閭盛啟。有曹姓妓，名翠之，以姚少年韶秀，吐屬風流，性情和順，甚愛之，遂相與為鬻臂之盟。姚宿曹院中，恒旬日不歸，而衣履完整，酒食豐腴。所得於曹之資給者，難更僕數。又以鋪中資本無多，總管何興老雖善營謀，而無米亦難為爨。往往告乏於曹，曹隨時資助，已盈三千金。藉此權衡子母，市利居奇，三歲之間，積資累萬。

曹之慨解纏頭作贈者，良以姚為信義男子，可作泰山之倚。則一日絲蘿，便爾終身松柏，無有琵琶別抱之虞。但雖海誓山盟，只以錢樹方榮，未免情猶戀棧，虛結同心，未完全合。一日，姚以家報趣歸，離筵飲餞，執手潸潸，再四叮嚀，相與約期而別。

歸程迅速，瞬息解裝珂裡。老幼團樂，一家歡聚，咸謂：「數年不見，居然美男子矣！」又以其年當授室，慈母系情似續，亟命蹇修為諧鳳卜。姚聞甚駭，心念漢陽之婚，雖係私許，然而受賜良多，業已指天誓日，豈容其德二三？因而堅卻母命。母怪其辭婚之執，窮詰之，姚以實告。

母謂：「煙花盟誓，事屬泛常，縱能堅守不移，無過尾生小信。況青樓弱質，紡績無功，豈儒素家所能供作畫圖？宜家之婦，自應於門當戶對中加物色焉。」於是妙選淑女，擇吉完姻。初尚中心忐忑，慚汗多端，思欲了卻新婚，再議周旋舊好。漸而看妝日久，衾枕情深，移花接柳，不無荊棘郎心。加以床頭簧鼓，污蔑青樓，回思當日煙花，唾棄無殊藩閹，不獨難調琴瑟，並且竟絕鴻魚。

翠之以姚所約愆期，細心探訪。知已另諧鴛偶，憤篋中燃，恨不請上方斬馬劍，立取仇人首級。曹母徐徐勸勉，謂：「兒往來天下士，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高出姚某萬萬者，不知凡幾。而獨傾心於姚者，徒以其篤誠可恃耳。今乃負前言如反掌，則人心可知矣！猶幸敗盟之早，不至墮其坑中，正兒莫大之福也！諺云：「留得青山在，炊爨不愁薪。」何必為輕薄浪子作牽掛哉！」

翠之謂：「雖所言如此，然使無義兒安享室家，略無顧忌，此衷何能忍然？況私蓄三千金，為阿母所不經見之物。一旦付諸流水，情衣難甘！」遂告母，欲趣裝桂林。母曰：「豎子不足為也，汝尚癡心如此乎？」翠曰：「不然，相與永訣耳。」母恐其未能遣懷，遂與之俱去。

既至，姚不敢出。翠為置牛酒，盡集姚同族，必欲索姚一出，而姚故怯法也。翠曰：「但相見，我非鬻人者。齊眉之事，此終身之托，苟寸念或有不慳，未能相強也。彼既狗彘其心，而我猶為冰炭之投，何不量如之？但以平時瑤玖投贈相仍，家無記事珠，固未能一一枚舉。所懇者，勾欄女子，私積三千金，大非容易。若必計及錙銖，早已子過其母。然而持籌握算，亦主計者有盡瘁之勞焉。妾不敢過望，惟乞仍依原數，賜完趙璧。斯萬種情絲，一朝斷絕矣！」姚族以其理直，商諸姚母，盡復其金，則載拜以去。

姚母以曹事既受調停，鋪業倍當經紀，欲遣愷復往漢陽理業。第以愷正當戒色之年，猶恐再犯花柳，乃使並攜眷屬以行，亦唐用監軍之意也。姚至漢陽，別於鋪之左近賃屋，以安置中饋，斂夕往來，情甚便之。積候半年，習以為常。然姚雖與翠兩絕，而維繫之私，亦有未能遺此者。況夫曹氏妝樓，尚屬咫尺可望？

曹院前有方塘一所，楊柳五株。姚一日心念翠之，躑躅柳陰下，越趨不敢進。須臾，有客出。翠之送諸其後，身衣蔥綠單衫，下著魚白百蝶穿花裙，口嚶嚶未識作何語。客唯連聲應諾，且應且走，轉瞬間客行已遠。西舍側門外，立一黑衫高髻美人，顧翠之而笑。翠曰：「聞汝媽已回江南矣，今年尚復來乎？」美人曰：「約百日間儂與姨母俱去，吾母先往除舍耳。」言罷，顧示翠之以姚生所在，翠之若為弗知也者。

略展數語，美人入，翠之亦入。姚隨翠之以進，及坐，翠問：「此來何作？」姚不能答，惟有憨笑而已。翠曰：「餘知汝來久矣。兩月以前，多有以汝居址告我者。我亦巾幗之有氣男子也，薄倖如此，尚欲俯首乞憐，是真非復人類矣！」歎嘯長歎，呼「負負」者數四。姚覺晤對之下，慚愧無以自容。

俄而金烏西墜，挑燈話舊，終戀戀不忍拒絕。其時或嘲或置，雖復怨恨萬端，然只口舌啾啾，而視膳調羹，猶自慇懃如故。既設席，酒連數十觴，姚已醅醑不能支。因脫履登床，引被蒙面而臥，軒軒然深入黑甜。不謂翠之名雖纏繞，實則暗伏殺機，乃於俛傍之間，誘姚而宮之。潰血淋漓，痛不可忍，負創而逃，狂奔抵家。扣門徑入，直達寢所，倒枕而臥。妻就問之，則昏憤莫答，惟有懨懨一息，細喘如絲。倉卒不知所作，方欲聲喚延醫，而呻吟三數聲，兩目已瞑。

婦哀痛搶地，迸裂肝腸。檢視，殷紅滿褥，腥血模糊，下體狼藉，情根已剝矣。形狀離奇，終莫測其死之所自來。裡保涎其富，鳴於官。官詣驗，無所取問。心念閹割之禍，爨必起於閨房。因疑姚妻或有外遇，拘案鞫訊，責取姦夫。總管何興老，為之上下賄囑。雖不至過加刑逼，而囚繫經年，案終莫決。曹翠之逍遙事外，置若罔聞。

而自姚生永決後，有程三官者，本江南人，自幼賈於漢陽。三官在白門，遇林素素於長乾裡，談及漢陽名妓。林言其在漢時，有並舍曹翠之者，誠佳麗也。程回漢陽，訪得翠之，遂鹹魚水，歡愛過於姚生。明年，素素來。其妝樓去曹院不遠，曹聞三官恒宿素素舍，心甚忌之。素素者，即曹院當日之西舍美人也。姚之閹割，素固心喻其事，只恐命案株連，故秘而不言，惟於三官前略泄其情。

一日，曹以香車外出，程為守藏。聞儲庫中窸窣有聲，三停三作，復「唔唔」然，如有泣者。程甚駭異，然亦年少有膽，默默傾聽，不預人知。久之，而其聲益哀。程不能耐，振管視之。見有一袱，四角稜稜，疊成方勝，有物蠕蠕然動其內。怪而啟之，醜醜而霜枯瘠，莫名其妙。乃裹而懷之，將以示素素焉。翠之以三官之染於素素也，恒切切不快於中。是夕歌筵，適與素遇，歸愈不慳。紅潮暈頰，業已朦朧半醉，而乃高燒華燭，重煮黃封，傾樽對酌。不覺四鼓將殘，盡吐肺腑之辭，竟下漣洳之淚。

翠言：「天下男子，每謂青樓妓女，水性楊花。誰識男子無情，更屬狼心狗肺！遇人不淑，一誤更成再誤。姚生負我，此恨無所自消。然君自問心，妾之待君，固何如也？豈意郎心荊棘，且甚於姚乎！星者言妾命犯指背煞，德之所施，只得怨報。此語真神仙也！素素雖美，然妾自付貌雖不揚，亦不亞於素素；而素素待君，豈能及妾萬一？君近日身雖在此，而心之所向，早覺兩雲反

覆，妾心積不能平。知機者，及早收攝妄念，毋犯妾怒也！君知姚生之所以死乎？負心人天良之昧，令人切齒，吾故宮之耳！勿謂三寸之刃，不能及君也！」

程為之駭然，乃佯笑曰：「卿言欺我矣。姚生之死，自有殺者，卿何自誇也？」翠曰：「否否！有證可憑，昔所閹割，尚什襲藏之也。」遂與程詳陳顛末，且欲啟篋，以示之證。程始知適所竊取者，即是物也。恐其啟篋而識為所竊，乃婉辭以止之。翠又盛氣戒之曰：「妾非惟魯可欺，固不畏汝心變也。」程聞言泣下，引手自批其頰，且告之悔。翠曰：「科汝罪狀，固萬割不足以釋憤。所最惑人者，一口伶俐齒牙，令人可恨，又令人可憐。不然，早殺之矣。」程屈膝謝過，連叩於蓮花裙底。

翠酒後耳熱，適解鈕褪衣，乃擁而納諸懷，調之曰：「真大膽！作此小心偽態，人誰信之者？果有畏懼心，何不早自檢束？待至愆謬叢集，回救已晚矣。」程倍益溫存，乃為親解羅襪，卸簪脫珥，盡出平生絕技，效功於衾枕。翠曰：「此等騙兒手段，只可妖惑素素，吾不為汝惑也。天下男子心，種種多變，無一人可作依靠。徒令癡心女子，顛倒於迷幻中耳。」言之歎歎，玉箸雙垂，悲不自勝。程復慰解之，兩人瑣語叨叨，終夜纏綿不已。

天將曙，翠始合眼就睡。程以切務關心，卒難成寐。晨聲未動，已攬衣起。一近侍得聞聲響，草草結束，將撥火支爐。程卻之曰：「昨與友人約，以今晨晤茶肆中。消停片刻，當即回。阿娘興時，可以所告告之。」遂出，忽忽趨林院，舉囊中物以示素素，且告之故。素曰：「此事甚秘，知之者惟予一人。倘不戒於口，曹安有生理？故雖親切如子，不敢泄也。今子將何如？」曰：「首之。」曰：「曹自與姚仇，而其於君不為不德矣。君其忍此乎？」程曰：「人將忍予。」素曰：「雖然，未可鹵莽也。盍往告何興老而謀之？」程曰：「諾。」趨與興老謀。訟復作，縣易新令矣，械翠之至。一訊而服，遂論抵。

素曰：「翠殺姚生，其論抵也，宜矣。然首翠者，乃在程三官。天下男子，又何人可婿哉！」因落髮為尼以終。